

父亲母亲

占尽风光的红毛衣

20世纪40年代末,能有一件毛衣对哈尔滨人来说,若非富人实属奢望,我却有一件与家境极不相称的漂亮的红毛衣,这得感谢勤劳、心灵手巧的母亲。

1948年,我家住在道外同记商场后院。一天早晨,母亲在垃圾箱旁发现了一堆蒙了一层白石灰、发了霉的牛毛,母亲弄了一兜回家,经过反复漂洗,牛毛居然露出了本色,母亲惊喜得像发现了新大陆,乐颠颠地装了好几面袋扛回家。漂洗牛毛时尽管小心翼翼,牛毛上的石灰还是灼伤了母亲的手。

经过精心漂洗凉晒,发霉的牛毛竟然可以搓出毛线来,母亲如获至宝,开始了打毛线“工程”。找出一个用猪骨头棒做的拨浪锤,将牛毛分成一小扎一小扎,然后把牛毛搓成一段毛线绳,系在拨浪锤的小钩上,随着拨浪锤的不断旋转,牛毛便纺成了毛线,那纺线的方法太原始,太古老,效率太低。

当时我家有六口人,老的老,小的小,

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肩上,白天摆地摊,忙家务,只能晚上纺毛线。

多少次我一觉醒来,看到的仍是如豆的灯光下母亲纺毛线的身影;多少个黎明我看到的是母亲合衣而卧的睡姿。我几次劝母亲不要熬得太晚,母亲总是微笑着摇头。

我理解母亲的愿望是表姐出嫁时让我穿上新毛衣。毛线球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,母亲的眼眶也陷得越来越深。终于有一天,母亲欣喜地数着毛线球,掂着重量说:“够了,这些毛线足够织毛衣了。”又自己动手把毛线染成了红色,结束了打毛线“工程”。

母亲的针线活在全院几十个妇女中首屈一指,也常常给邻居做针线活赚钱补贴家用。贫穷的母亲从未织过毛衣。拿起用自行车辐条自制的织针犹如外国人用筷子,但母亲凡事从不屈服,没过多久,就已经织得快如梭了。

毛衣逐渐有型了,套头衫,豆腐块

图案。毛衣每天长一块,我的喜悦也长一块。

在表姐的婚礼上,我穿上了令众宾客瞩目的鲜红别致的毛衣,为表姐扯着拖地的婚纱,那时我挺起胸脯心里美滋滋的,仿佛除了新娘,我就是最美的人。红红的毛衣衬着新娘的白礼服,真是婚礼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后来亲友中有人扯着我的毛衣角问:“谁织的?这么合体、漂亮。”我神气地告诉他们“是妈妈织的”,心中溢满了幸福。

此后这件毛衣就成了礼服,平时舍不得穿,平平整整地放在箱子里。

有一次我参加小合唱表演,那年我十岁,读小学三年级,我的红毛衣也“闪亮登场”,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,我好不得意。

还有一次歌咏比赛前,老师希望我把红毛衣借给我们班的小指挥,我满心不悦,但仍和妈妈商量此事,她说:“别那么小气,怎么可以不借呢?这也是为了集体

争光嘛。”母亲虽是文盲,但通情达理。

当小指挥穿上我的红毛衣舞动指挥棒时,我发现红毛衣真的为她平添了几分神采。从此我的红毛衣就成了抢手货。我就读的道外区太古小学每逢大小演出,总有人找我借毛衣,我也有求必应。那个年代一件红毛衣出尽了风头,占尽了风光。那时正是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,每解放一座城市,工人、学生便扭秧歌庆祝胜利。我穿着红毛衣,怀着胜利的喜悦,对祖国未来美好憧憬,跳着欢乐的舞步,庆祝沈阳解放、济南解放,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红毛衣陪着我扭遍了道外区的大街小巷。

七十多年过去了,母亲也早已辞世。如今我的毛衣、羊绒衫有十几件之多,然而那件有豆腐块图案的红毛衣依然珍藏在我的记忆中,鲜红鲜红的,还有母亲灯下为我织毛衣的身影。

□王友莲

回忆录

童年的端午节

时光荏苒,一转眼我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。童年时过端午节的情景,令我难以忘怀。

那时我大概只有六七岁,端午节前一天,母亲要包粽子:只见母亲麻利地拿起两张粽叶,一张一张叠起,一转弯就形成了上宽下尖的圆锥形粽筒。然后,把米放在底部,中间放上红豆、红枣等馅料,再在上面盖些糯米,压实。接着,把上面的粽叶往米上一按,盖住米,再顺时针沿开口把粽叶转过来,把高于开口的粽叶按下,余下的粽叶沿着按下的这条边折过去,再绕过去一角折过来。这样,就在上面形成了三个割角,与下边圆锥形的尖角一起形成了4个角。然后,她一只手捏牢粽子,另一只手拿起一根细绳,将粽子扎起来,打上活结即可。

这时,坐在旁边的我会当个小帮手,不停地递上两片粽叶和一根细绳,母亲则忙得不亦乐乎。就这样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母亲包好的粽子有棱有角,惹人喜爱。粽子一层一层地摆在大锅里,先大火烧开,再用小火煨。通常在煤球炉上焖一夜,第二天早上的糯米软软的,粽香四溢。尤其是用筷子夹住粽子两端,蘸点白糖,放进嘴里,那嚼劲儿,那黏黏的甜香,让人爽快无比。

几十年弹指一挥间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各种美食早已遍地开花,但母亲包的粽子的味道,仿佛还留在齿间,回味无穷。 □郁建民



《小“将”战老“帅”》 □尹元钧

生活点滴

干些小活累不着

我家住在一楼,外门紧挨着电梯。从今年春节过后,我们单元里装修房子的就有5户人家。装修师傅往楼下运送建筑垃圾,往楼上搬运水泥、沙子等装修材料时,经常弄得楼道里脏兮兮的,地面上留有很多细碎杂物,我家外门上也总是沾满了灰尘。

按理说,谁遗留的杂物就该谁清理,保持环境干净整洁。然而,大概是杂物过于细小,没能引起装修师傅和装修户的注意。其他居民进出楼栋时,

看到这些被忽视的零碎杂物,不免发几句牢骚。于是,每当我看到门外脏乱的时候,就自己动手清扫,清扫完再用拖布拖一遍。

有一次,我正在门外清扫,楼上的一位邻居对我说:“天天看你在清扫,这不应该是你干的活呀。是他们给弄脏的,就这么不自觉。”我说:“我看到师傅们往楼上运送水泥、沙子、砖块,往楼下运送废料都很不容易。我干这些小活也累不着。” □李朝云

老夫老妻

还是老伴儿好

前不久的一天夜里,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浑身酸痛,嗓子也有点儿不适。忽然,我想起一个医生朋友曾告诫我:“最近‘阳’的人不少,要做好防护。”莫非我“阳”了?我起身找来试剂盒一测,果然是“两道杠”。

老伴儿知道我中招以后比我还着急,强迫我必须卧床休息,而她却忙前忙后。她先是拿出体温计给我测体温,然后对症下药,端来温开水看着我服下。她又问我想吃什么,然后就去买或者去买。其实,我身体的不适感并不严重,食欲也没有受到影响,所以就告诉老伴儿:“别把我当成重点保护对象,一如既往就行。”可老伴儿依然对我体贴入微,一会儿给我端水,一会儿问我的感受,一会儿又想法给我准备吃的。儿子知道我“阳”了,要过来照顾我,被老伴儿拒之门外。我看着有点儿心疼,劝她休息休息。她却说:“你有病了,我不照顾,那还是老伴儿吗?”

就这样,我享受了两天老伴儿的“特级服务”,紧接着老伴儿也“阳”了,而且症状比我重多了。于是,我们两口子的角色来了个大反转,前两天她对我的“服务项目”我都用在了她身上,而且,我还专门跟医生朋友请教了最佳治疗方案。朋友建议居家治疗,并给我推荐了几种药。我按方索骥,跑了三家医院和九家药店才买到。老伴儿看我东奔西走,心疼地说:“家里有药,你还去买啥?你还没痊愈呢!”

过了几天,老伴儿康复了,她感慨地对我说:“这一‘阳’啊,让我切实感受到,还是老伴儿好啊!”我笑了笑说:“我也觉得还是老伴儿好!”说完,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 □申德明

同一屋檐

我给岳父当试穿模特

岳父今年82岁,是一名煤矿退休工人。岳父过得很节俭,一生粗茶淡饭,平时舍不得花费,身上穿的还是多年前的旧衣服。儿子女们每次要给岳父买新衣服,都被他一口拒绝,有几次瞒着他买回去,又不合身。

一个周末,我和妻子一起逛商场。妻子突然看到一件老年男式上衣,感觉很适合岳父穿,但遗憾的是岳父不在场,无法试穿。妻子怔怔地站着,看了看那件衣服,又看了我一眼,而后低声说道:“你看,我们家只有你和爸爸身高大致差不多,胖瘦也一样。你试穿合身,爸

爸就肯定能穿。”

我恍然大悟,急忙脱下外衣,试穿起那件衣服来。穿着那件新上衣,我像模特一样,神采奕奕地在店铺内来回踱步。妻子仔细观察,上下打量,发现稍微小了点。我又试穿了另一件稍大一点的,真是不松不紧,长短正合适。于是,我们当即买下,拿回去给岳父穿上,果然很合身。

但随后,岳父的犟脾气又来了,他摆了摆手,不肯要新衣服,强调自己的衣服还有很多,叫我们赶快退回去。我和妻子面不改色地对岳父撒起谎来,

称已付了钱,商家概不退换,岳父这才作罢。他穿上新衣服,显得年轻、精神多了。

自此,每次给岳父买新衣服,我就成了试穿模特。我经常亲自到商场挑选、试穿,只要穿着舒服,大小合身,就毫不犹豫地买下,还真是一买一个准儿,屡试不爽。前几天,我们又给岳父买了两件夏天穿的T恤衫。对我们给他买衣服先斩后奏的小计谋,岳父起初有些无可奈何,后来就像小孩子一般听话了,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儿女们的一片孝心。 □许江帆

“大学堂”版“智慧树”答案

【趣味益智题】

- 1.因为西经(京)被唐僧取走了;
- 2.去掉“一”和“点”是“人”字;
- 3.狐狸,因为狐狸狡猾(脚滑);
- 4.迷失的骆驼;
- 5.因为后面的草都被吃光了。

【看图猜成语】

- 1.平分秋色;
- 2.刻舟求剑;
- 3.同甘共苦;
- 4.三阳开泰。